

大地上的语言 (散文)

□张淑清

萝卜缨被挂在树杈上，风就来了，像个喝醉酒的女人，歪歪扭扭，腿打着摆子。风被门撞了一个趔趄，这个季节，伸出手都能冻一层冰。门自动自觉就将身体合拢了，窗户也如出一辙，紧紧闭着嘴巴，对大地上的人和事物，不发表任何意见。

一串一串红辣椒被迫无奈，站在屋檐檐下，和瓦楞间住着的麻雀做了邻居。每天枕着鸟鸣，睡了一觉又一觉。一柄犁铧，左边豁了一个口子，像落齿牙的人，风来了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犁铧和镰刀、铁锨、锄头等，铁家族的兄弟姐妹，忙完春夏秋冬，冬天就坐一坐，几个搓一盘西风，咀嚼一下弯月，品咂唾沫为数不多的星星。院子里立着的苹果树，还有一棵枣树。大家都沉默着，不想打破这宁静。该说的话，该走的路，该追求的爱情，该放手的人，在冬季到来之前，已经尘埃落定了。

风走过老房子，走过一座石桥，越过一条南河，爬过一道高坡，攀上一株白杨，经过一匹马，抚摸过一只怀孕的羊，风和一些人交流交流庄稼和村庄的前世今生，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风去了哪里？它偷听过我给某某写过的情书，我一边读，一边与一两清风眉来眼去，暗送秋波。

在村子里，风是我没法拒绝的恋人，它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个时候，

我的长辫子在风中摇曳，晃出一个一个情窦初开的故事，隐晦含蓄。我曾追逐过西风，不像夏秋时节的风，温柔贤惠，说话温文尔雅，细声细语。冬天的风，凛冽粗犷。像一个泼妇骂大街，从早上骂到日落西山，还不过瘾。歇一歇，接着骂，骂得月亮躲进云层，狗子钻进玉米秸秆垛。骂得村子里的人家，统统门窗紧闭，留下风在外面嚎啕。

我常常扛一把镐头，在山林穿梭，鱼一样敏捷灵活。镐头扬起又落下，重重地砍在大地上，那些枯木应声倒地。一块一块的木头，鲜艳通透，泊在地上，等着一双手轻轻捡起来，带它们回家。生着一日三餐的烟火，除此之外，我腋窝夹着一把铁锨，追逐太阳的脚步，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停下来，挖一锹土，修一修伤痕累累的路。空寂的大道，没有车辆来去，世界越来越深沉，什么也不说，一只猫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走看看，有时蹲下来，思考猫生。村庄没有牛马了，撂荒的牛栏、猪圈、马槽子、木板车，蹲在某个角落，陷入深深的回忆。和人一样，老了老了，剩下的日子是用来缅怀和咀嚼过去的。

一座村庄，横七竖八站着许多路，大路小路，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的名字与故事。

村口的主干路，母亲目送我们读书、考学、进城。一年又一年，父亲母亲在，儿女还有回去的理由。柴门小扣，喊一

声，妈——我回来了。山也活了，水也秀了，老房子敞开怀抱，迎接我。

父亲走后，老宅子突然消瘦起来，一草一木，一沙一石，所有的物件都有父亲身体里的印记和气味。我央求母亲到楼里过冬，春暖花开再回去。母亲一口回绝，我们也没勉强老人。

有一次，我在老家存一宿，陪伴母亲。我问母亲为什么不上城里。母亲沉吟半天，缓缓地说，她一走，父亲回老房子，连个人也没有，谁和他说话？

房间内的摆设，同父亲在世时一模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改动。有一次，我无意间搬动了一下父亲坐过的木椅子，被母亲批评了一顿：家里的物件，别乱动。父亲最后的一段日子，喜欢坐在木椅子上，晒晒太阳。暖洋洋的光照，父亲睡了一觉又一觉，那一刻，多么希望时间静止，留住父亲。

大地被脱去一层外衣，裸露出一根根结实又坚硬的肋骨。大大小小纵横密布的河流小溪，苟延残喘地活着。树木、山脉、房屋、池塘，像极了一个人的身体、骨骼。

走在哪一座院落，一把锁看门，屋檐底结着蜘蛛网，网上粘着几只死亡许久的苍蝇。墙头泊着熬过的药渣、半截铅笔、一段破旧的皮尺。

老井快被淤泥埋死了，一块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正在诉说着这里发生过

的故事。若干年后，我们这一批又一批失去故乡的人，同时也把灵魂弄丢了。

我一遍一遍，舟车劳顿地往返于城市和村子之间，为的是让故乡记住我，从我的身体里找到老家的烙印：大脚板、打呼噜、一根扁担能挑一百多斤粮食，额头长着一颗豆粒大黑痣，凭着这些痕迹，就可以破译我回到故乡的密码。

庆幸母亲健在，故乡还回得去，半生已过的年龄，能在母亲面前撒撒娇，说说心里话。不敢想象，父亲母亲有一天都走了，世上最爱我们的人不在了，老家回不去了，做女儿的坟头也进不去，想一想，忍不住落泪。想一想，安慰自己，趁着母亲尚在，多陪陪她。

城市进入十二月后，大街小巷晒暖的人，愈来愈少。风一硬，流浪的毛孩子也不知躲在哪里。我上下班，包里带着猫罐头、猫条，遇到猫狗，喂一顿。“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小恶而为之。”在城市、在村子。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在照亮自己的时候，也温暖别人。

冬天里的草木、房屋、大地、河流、山川、白云、蓝天、鸟儿、牛马羊，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坚定不移地向春天迈进。

在春天里相逢(外一首)

□包国军

我不关心故乡的雪落了有几层
我不关心千门万户的灯笼
谁家最高最红
我不关心雪后脚印的行踪
我不关心今夜或明天是否大雪封城

但我关心
故乡的冰雪何时消融
那个熟悉的窗子一定如往年一样热烈喜庆
我关心你的足音可还那么轻盈
关心是否有一片雪花
温暖你漂泊的心灵

今夜，在南方
多少人赏正月的花万种风情
却有一场雪在记忆里落下
我们在雪里走着走着
在春天里相逢

一只小鸟衔来春天

明媚的阳光洒进屋子
我听见春天的心跳
叩响门扉
那是一只小鸟在阳台上停留
我看着它
它看着我
相视一笑

忘了是什么季节了
但那一刻我坚信这一定是春天
一只小鸟衔来的春天
虽然只有一棵草那么小
但足以让我愉悦好久

哦，小鸟
我和你一样
都是大自然的移民
但从何时起
我迷失在高楼大厦的丛林
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
无暇欣赏路边的青草
和枝头的杜鹃
更忘记了春天要歌唱

在这个春天
我要向一只鸟学习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访问朋友
把春天和好心情
带给每一个人

春寒

□胡志坚

春天的脚步轻轻
却被寒冷拖住了裙边
风还带着料峭的冷意
刺痛了刚睁开的眉眼

花苞在枝头犹豫
不敢轻易绽放笑颜
阳光努力穿透云层
却暖不透这冰冷

春寒，是季节的徘徊
是温暖与寒冷的较量
但我知道，春的力量在积聚
终会冲破这最后的冰凉

等待那一天
春风温柔地拥抱大地
花朵欢欣盛开
春寒，成为过去的记忆

泉暖时光

□青云

恰逢这时光
新春，暖阳
一家老小奔赴古镇
泡一汪期待已久的盐温泉

群山远卧，碧水近前
把心安放在青墙黛瓦的“宫殿”别院
把身子浸进微咸微温的汤池
泳衣各显花色，热雾漫过檐角
一汪暖泉，满堂欢言

遥想盛唐，废太子李承乾
纵居皇宫，未必有这般天伦温暖
当年流放至此，昔日盐丹重镇
同样山水，同样盐泉
在他眼底只有失势的孤寂苍凉

千年后，盐泉恰逢好时光
温意徐徐升腾，水雾轻轻弥漫
团圆的我们，沐在暖意里
无争无扰，只享温润安然
此刻，天上神仙也羡慕
漾开红彤彤的笑颜

思念

□贾云达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一颗少年的心；故乡的爱，故乡的情，故乡有我青春的歌声……耳畔响起《故乡情》那温婉动人的旋律，清澈真挚的歌声如清泉淌过心河，一字一句都浸着化不开的乡愁与牵挂。这熟悉的曲调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开启记忆的闸门，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片段便鲜活起来，仿佛一闭眼，就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土。

十九岁的年纪，懵懂无知却怀揣着一腔热血，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家乡，踏上了参军的路途。彼时的故乡，是村口父母挥别的身影，是田埂上泥土的芬芳，是童年伙伴嬉笑打闹的欢歌。那时总觉得远方有无限可能，却未曾想，这一去便是四十余载。如今女儿已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生活安稳顺遂，可我心中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或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落叶归根”，无论走得有多远，飞得多高，故乡永远是心底最坚实的港湾，是灵魂深处最眷恋的归宿。

《故乡情》的旋律一遍遍循环，越听越有味道，年轻时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童年的时光是那样纯粹而美好，村西侧沙漠里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夏日里光着脚丫在浅滩摸鱼捉虾，溅起的水花映着一张张稚嫩的笑脸；田埂上的野花肆意绽放，我们追着蝴蝶奔跑，笑声传遍整个村庄；傍晚时分，炊烟袅袅，母亲的呼唤声穿透暮色，那是世间最动听的牵挂。那时的父母还年轻，父亲的肩膀宽阔而有力，总能扛起生活的重担，母亲的双手温暖而灵巧，缝补着我们的衣物，也编织着我们的童年。如今想来，那些平凡的日常，都成了藏在岁月里最温暖的回忆，治愈着往后每一段奋斗的时光。

快到清明了，听着这首歌，思念如潮水般汹涌，眼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父母早已离我们而去，可他们的身影却从未走远。想起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给我讲过去的故事；想起母亲在灶台前忙碌，饭菜的香气萦绕鼻尖；想起犯错时父亲严厉的眼神和母亲温柔的劝解。那些画面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却又遥远得只能在回忆中找寻。故乡的一草一木皆含情，一水一山总关情，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一缕清风都承载着父母的关爱。

《故乡情》这首经典老歌，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童年回忆，也不知慰藉了多少漂泊的心灵。它是治愈漂泊的良药，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更是对那份深厚情感的致敬和诉说。如今的我，虽身在都市，可故乡的模样、父母的笑容、童年的欢歌，都已深深镌刻在心底。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便是对故乡、对童年、对父母亲人最深沉的思念。这份思念，跨越山海，历经岁月，愈发醇厚，愈发绵长，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节日欢歌

张嘉海 摄

西辽河

团圆

□白守清

时间过得也忒快了，一眨眼，年就跑了，随后，儿子一家三口开车也走了。

李老汉觉得空落落的。于是，又开始上顿下顿，跟着老伴吃着过年剩下的饭菜，一日三餐，吃起来很是没胃口。

李老汉手里拿着儿子留下的2000块钱，愣怔着。儿子临走时说：“这么大岁数了，别心疼钱，没钱花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得轻巧，钱能买吃的，可是它能买来团圆吗？它能买来这种喜庆的年味吗？李老汉心里酸酸的。

这年过得有点累，但是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就连脸上的褶子都乐开了“花儿”。可是，正当这“花儿”开得最美的时候，儿子一家人走了，欢乐的场面没了，暖暖的屋子里，又恢复了清静。

儿子走时嘱咐道：“爸爸，正月十五我来接你们，到我那过节，我们领着你们看花灯，猜灯谜，再吃上最好的元宵。”

李老汉接过话茬说道：“得，

再好的元宵到我嘴里，都不如你妈妈蒸的黏豆包好吃。”

正月十五这天，却下起了雪，眨眼的功夫，沉睡的大地就被盖上了厚厚的“鹅绒被”。

李老汉望着窗外的大雪，拿起手机，拨通儿子的电话：“下雪了，路太滑，千万别开车来接我和你妈了。”

“爸爸，我知道了，雪下得太大了，我就不去接您了，过几天我再回去看您。”

李老汉心里想，一句雪大，就把我给打发了。看来真的老了，不中用了，不免唉声叹气起来。

老伴看了李老汉一眼，忙说道：“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咱家的儿子儿媳多孝顺呀，每年不管咋忙都回来陪你我过年。像前院的栓子小两口，自从有了孩子过年都没回来过，栓子妈还羡慕咱们呢。他家除夕夜连一个放鞭炮的人都没有，虽说栓子小两口年前就给爸妈转红包了，可是圆桌再也摆不出来团圆两个字呀！栓子他爸气得直

跺脚，说等开春暖和了，非得把房子装修一下，在屋里也安一个厕所，省得儿媳媳妇怕孙子上厕所冻屁股不回家过年……”

李老汉听了老伴这番话后，也感叹道：“栓子两口子考虑事情周到哇，爹妈都那么岁数了不回来过年，东西两院都热热闹闹的，搁谁心里谁都不好受呀！”正说着，李老汉一抬头，看见一辆小轿车驶进了院子里，这不是儿子的车吗？

李老汉急急忙忙走出去，既喜又嗔：“我打电话不是告诉你了吗，雪大路滑，你怎么还……”没等李老汉说完，儿子哈哈笑道：“我要是说来，您肯定惦记，这不是给您一个惊喜吗？”

李老汉眼睛闪出激动的泪花，大声朝屋里喊：“老伴儿，赶紧收拾一下，咱们进城去过正月十五！”

洁白的雪花高兴得漫天飞舞，都跟着笑出了声。



溪声漫过四季

□胡彩冬

春山刚卸了雪衣，溪声便从山的褶皱里醒了——那是一弯透亮的欢喜，从青苔裹着的石缝里蹦出来，带着冰凌消融的清冽，染绿了山的睫毛。它哼着不成调的曲儿，追着草叶尖的露珠打旋，逗得趴在岸边的小蝌蚪慌慌摆尾，“别急呀，”溪水

流着笑着，“我带你去看更宽的风。”它跑起来的时候，世界都亮了。撞在褐色的卵石上，碎成一捧银亮的星；蹭过老树根的皱纹，挠得苔藓偷偷打颤；绕过横卧的枯木，木头上的虫洞被水流一吹，发出细碎的鸣响。连落在水面的阳光，都被它揉成了晃眼睛的金箔，“你好呀！”它朝每朵溅起的水花招手，跟每片漂流的枯叶道晚安，把山涧的寂静织成

胞生声。夏日常有骤雨，溪水便涨了起来。不再是春日里细弱的清浅，裹着草木的清香，卷着飘落的槐花瓣，浩浩荡荡地向前。岸边孩童光着脚丫追着跑，把纸船放进溪面，它便稳稳托着送向远方；农人们在溪边洗衣，棒槌的敲击声与溪声相和，成了田野间最质朴的乐章。遇着陡峭的崖壁，它纵身跳下碎成一帘银瀑，打湿了野花与蜜蜂的翅膀，却依旧脚步不停。

秋天来的时候，溪水染了枫红。岸边枫树把红的、黄的叶子铺进溪面，像一艘艘小巧的船，随着水流漂向远方。它载着熟透的野果，带着桂花香，穿过铺满落叶的

林间，每一次流淌都是在低语：“丰收了，丰收了。”把秋的澄澈唱得清越悠长。

冬日的溪水瘦了些，却依旧没有停歇。它冒着氤氲的水汽，绕过结了薄冰的浅滩，把阳光揉成细碎的金片铺在水底。岸边的枯草执着地垂向水面，像是在与溪水说着悄悄话，而她始终记得远方的邀约，即便寒风吹彻，也唱着歌等待下一个春暖花开。

后来风变宽了，它也宽了。原先只够蜷成一弯的身子，吸纳了山涧的泉、林间的雨，渐渐漫过了浅滩，裹住了离岸的芦苇。乌鸦蹲在岸枝上喊：“歌会儿吧！”它却摇着浪花答：“前面有更响的回声呢。”于是脚步更急了——卷着落花奔，

载着船帆奔，把细碎的溪声，卷进了小河的轰鸣里。

再后来，河也成了海。咸涩的风裹着它，撞向礁石时碎成漫天的雾。它看见月亮从浪尖浮起来，看见归航的木船剪开波纹，看见自己变成了无数双托着贝壳的手。潮声里，藏着山谷的歌：是石缝里蹦跳的欢喜，是卵石上盛开的星，是漫过四季后，仍在胸口发烫的、永向前的心跳。

